

楊園先生全集
矣夫獨無忠告也哉

錢商隱曰家庭之間當言者不得不言言之則彼此之意洞然無疑嫌貳冰釋若一槩不言恐積之既久遂成疑貳小人從而間之嫌隙遂成可畏也

施贊伯內行修潔嘗師俞峻民峻民死無子迎其側室及幼女養之長先擇壻字峻民女乃及已女春秋登壟與祭諱必盡誠敬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峻民側室如事姑每調飲食未嘗不問所欲尤為難能也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立身第一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孟敬聞人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尙文晉江人乃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歲徼倖中式乃恰繇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以下見聞紀訓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留客肆晚霽河濱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予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予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來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篋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周之婦歸過夫於塗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叩門問何人曰吾投水婦特來致謝爾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

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見

李文正公東陽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一清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慙色自是不敢用以觴客公任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曉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彼時權璫狂獬

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
之計哉毋亦貞操履潔有以服其心耶 以下先進遺風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以
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
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
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公及第初嘗與叔父書
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
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此
可觀所至矣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籍歎羨公
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苦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
多難了事衆人何用太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
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
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
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
公大悲卽拂衣起不答而出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義文墨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屢嘗滿然先
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
不倦也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

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此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琕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

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采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呂涇野先生柙旣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先生鄉人欲引先生爲重陷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謝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言怙寵負才傲睨一世顧獨心欽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譎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嚙詬貴溪先生嘗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銜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

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固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歛才卽當推
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
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嗟夫卽
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唯古休休大臣如此
哉先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
說文莊承服師傅時以知行合一旨啟先生先生弗不省每
晤必辨辨必至闕然而爭若聚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先生與
文莊交情不啻同胞險夷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
同少生間隔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
功康廷撰海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

右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峻卽頽笑不苟者乃亦與之爲深
分交更不以行已清濁生分別其大度如此此見譚學者意
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清白記短則兼折其
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我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董三泉公嗣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
士黃劉陳三人候之卽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
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大謹識之嗣陞
州守宦十數年僅一青布袍一草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
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覬望大人矣第念大
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唯唯旣致政歸諸子

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
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今大人所具者栢耶公莞爾
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胡端敏公世寧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
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
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
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
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
其有改也跡公生平不媿其言矣公微時寄食就學卓有經
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入衙訓子降尊隆禮叙坐間必稱先生一
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生正對曰蒙老人家下問
生員不敢對願老人家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教吾
失問矣二公可稱賢主嘉賓矣 以下見聞雜記

嘉靖乙丑杜靖臺先生偉與余俱下第余館於董宗伯份先生
館於錢駕部鎮余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余不能慎
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卽正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臨
川何爲如此余慚謝嗚呼末俗弟子初學爲文其師鮮有加
面責者此先生所以爲真道學歟

王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爲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

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僂我也汝孱有汝母且忍之
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
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既受田復白母曰家
幸給饘粥母食讎遺田之入以供賦役外手籍其數扃固之
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
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於其族子
以兄禮禮之每召晏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
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旦卽謁家祠之父主
前而以兩筵筭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
工所鑄鋼斧鐮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

之隔山飲大醉回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項再斧其脇立
死囊其首至家祠置父主前趨之縣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
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田所出也又出其他鏹如干曰此飲
讐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官於是世民之母與其弟皆來代
曰其實爲之世民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
民孤者母也代養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
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
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可成世民聞之慟曰吾所以至此
懼暴我父骨也因自投樓下折足卽不食而死御史聞而嗟
賞下邑令爲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爲材費御史曰讐金也而

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議發他贖緩成之

桐邑生沈維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貢文書俱送陪貢生陸曰新沈自揣狼狽約陸曰我當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尙可瘳寬心尙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我時親友皆勸陸貢陸不以為然值洪宗師考陸生扶沈至案前稟云沈生昨日投文偶跌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陸蒙恩行賞洪於諸生前極口稱賞陸今任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才少年食廩人以為善報云

大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為宗伯不數月告病歸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懋孝當晚攜榼去報國寺訪之公談笑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若何公曰吾初見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駝則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這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時事吾是以不久留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陸公有焉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之張公之謂矣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十一歲而孤母陸氏守節永樂癸卯命選孀婦給事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封廣東韶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往來二藩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哀痛不已誓欲求見正統丁卯啟本情甚懇切王憐而許之得入見而陸已病篤不能言孝子計無所出焚香

顓天刲股作糜以進陸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
 聞賜白金綵段獎諭遣之陸竟以舊疾卒旅舍昇櫬歸塋先
 兆哀慕終身初至廣患痢日百餘起昏曠中猶諄諄呼娘不
 置賴同行僧護視得無恙及抵韶陸已移江西
 矣奔馳沙磧問兩足俱腫指皆裂不復能進臥野寺廊有道
 人自言姓焦取藥傳之隨愈一日過嶺毒蛇嚙其足昏曠倒
 地復見前道人以藥塗之即此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宿孤
 村有婦人出智甚殷勤方登榻婦求薦寢孝子曰吾半死枯
 藤豈有春意力拒出門路上雪深一尺徬徨風雪中勉強前
 進至饒叩王府訪問母果在也啟本求見不允屢啟屢不允
 乃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
 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士夫憐而與交贈詩文慰之素精
 銀工府中諸內史悅之遂有為之地者復啟進中有云危嶺
 草深幸脫命於毒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身於藜婦之門王
 問其故左右以實對
 王大賢之遂允其請

危貞坊浙江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麟遊丞遷臨川

丞坐法謫役浦江縣貞坊時為郡學生訴於郡守欲走代之
 守難其行貞坊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沮我也左右
 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
 丞孝先不幸絰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
 母范氏春秋復逾九十且莫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
 水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
 使其歸養即死無憾疏奏上惻然從之貞坊乃解儒衣易短
 製欣然就役以下厚語

知府周公濟父禮遠涉江湖間公既冠為郡諸生因讀論語至
 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

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父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祠先嗣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况治命又嘗俾勿廢人謂公有子

王芳蘇之太倉人也嘉靖癸亥嘗訪舊於小值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詩士奇士困頓塵土耶移至寓所共寢處將護惟謹明年春攜生同舟南旋病良已已而復病

便溺狼籍市甃在躬爲滌除無厭倦意至潤州昇舫輕舫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草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旁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其眸炯然芳曰古今且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耶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澥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抵虎邱稱貸營棺衾手浴會殮權厝半塘僧舍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芳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

見古人也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
半塘輓別其艱辛骯髒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歟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友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
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
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
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
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死
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
驚頗若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
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

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
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
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
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
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
乃定環購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
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誠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
痰疾環親烹藥進匕飭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
常贊禮卽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

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殯殮之買地南鍾家山塋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給事中王鉞字叔揚常熟人靖難兵起郡守姚善遇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戚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尸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成禮塋之屏處

先公諱琦與吳方伯南溪魏恭簡公莊渠友善有過輒相規先公初授泗州盱眙令時流賊劉七等橫行江淮盱眙無城濱淮危甚區畫戰守畧備南溪莊渠二公錄張巡許遠守睢陽詩誦之且曰平日學力正在此日先公得書激烈卽遣家南歸諭父老死守賊不敢犯邑賴以全他日便道謁祝虛齋先

生語及盱眙事先公曰吳魏二友教也及吳歸虛齋復語之
吳曰錢子自爲死守計耳死生利害可勸耶虛齋曰吳子不
掩人善錢子不伐己能各賢也已友道若斯雖隆古何加焉
南陽李義卿文達公賢之曾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
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於邸舍越三月適臨
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邸忽火延燒無
遺三商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僅
積貲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其命也躡地號天各欲自盡
義卿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物物失價存我當
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致
卽還其價三商謝感不已

羅文毅公倫江西永豐人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
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
去京城尙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費如之何僕曰無憂夜
來於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爲貲倫怒索其耳環返而還之比
至則此婦爲夫所逼欲捐生矣返其環感謝不已
倫成化二年廷對第一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誥誤至
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
公奉法吾曹亦草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旣直

第公聽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
餽之吏固卻久之此人竟不肯已吏曰我爲鄉曲故爲君受
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米奉鄉人之母曰此若
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差往南京考察比年所積俸給無所
寄藏乃召同年之子某主事託焉其人請封識公曰後生輩
何忍以薄待人耶其人不敵復言攜之歸主事之婿隨詣寓
館竊銀淫蕩潛爲僞銀易之公還京取銀以市薪米弗售公
曰戶部之銀若此曷用兵部薪息乎又弗售問之銀工曰此
某官家僞銀我所爲也公卽戒僕弗言主事累遷外郡固請

公教公但曰少攜親戚子弟自一身外皆當關防也旣而其
婿蹟露始悟公言因入覲謝罪如數請償公固辭弗受曰僞
銀時有之奈何以不明之蹟陷人過惡也

朱老兒杭州人也居望仙橋有一故官舟泊門首帶蠟數十桶
朱老兒市得其一啟視蠟中皆銀也急走密告之謂蠟中有
銀不宜輕售使老兒旣得其一卽復市其餘誰得而禁乃誠
心不欺若此世寧有若人哉

張知常在上庠口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出發篋
取之學宮集同舍檢索得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
至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公遣人以金人

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吳邑處士張孝初中年無息娶妾圖嗣有媒嫗來言一舟中有二女少年姝麗願爲偏房聽人擇焉翁信之遂以文物定婚至吉日忽疑令人密訪之人復時尙未暝始知某教官某卒於某方公廨而家口遠隔桑梓必售一女方資永路之費張乃謂妻曰汝可與同宿教官之女旣已知之矣而可抑之以爲侍妾賤類耶乃育如已產選良士嫁之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居家第二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鳳施菁陽邦直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齋不腆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伴回已復閉

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廼投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過節日放假與群從歌笑晏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昇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乃牽裾出慰解之廼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愛友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以下見開

紀訓

鄧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

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父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何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墜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廼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據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吾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侍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壟之次讀書其中

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鄰里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詹尙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元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勿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則燕族人爲家規誦於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調值歲禋族阻饑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資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如此 以下先進遺風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忽遇雨雪泥濘夜至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於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繇父母皆爲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爲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卽公家

食時其志趣如此今富貴家子弟鞭撻僮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董大叅公樸叅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即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饑餓殍寒途舉人日募工瘞殍幣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闔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尙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

造謂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大感省終身持雅操云

張少叅公繼孟字子醇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叅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額爲一笑亭日觴咏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於勢利紛華泊如也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尙書皆海內宿望嘗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山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勝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第筮

仕揚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
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卽
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嗔爲不祥語古道
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無以爲殮其子以計聞於諸同年在
京宦者得賻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嘉靖乙丑我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
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
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我御史大
夫人也任縛去旣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
僕之閑於教也

以下見聞雜記

亞卿陳公陞餘姚人禔身清謹教子有父風焉嚴飭可法其所
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樣約束來尅履衣裳俱似山中農
家人不知爲陳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之予曰何
可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了舉人
樣子何曾帶得些些樸實來此風俗澆漓淳厚所關余故有
感而書之也

吾湖沈巽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翁也家教甚嚴子孫
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
一日李子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先生
主賓相對四子俱侍自始至終並不聞一字出聲其家法如

此可敬可法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有一老人當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鄰人子也老人不號於衆私語之曰賢姝何至此哉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贈百錢爲度歲計又贈數百錢爲資本頓首謝去愧不能居故土遷之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縊其門呼同舟人爲擡至舟上棄之河水而去又踰年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來竟不得其死蹟兒得免施者報者蓋兩付之忘言云

婦德闕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自來也予兄東野繼嫂吳氏靜正簡默婉委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欸客惟恐不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出自誠直雖導以誑謔弗屑也東野兄當暑月飯嫂每從旁輕扇予偶及見答予揖仍扇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時

萬歷元年五臺陸先生先祖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絨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撫仕之家不可復見

趙心堂爲南刑書當巡撫時余遣家丁同沈三石家丁候之於宅心堂冠帶出見二家人送近地僧舍安置已而作書答禮家人告辭心堂仍冠帶出親授書致謝余詰家丁趙爺或有客至乘便冠帶乎家丁曰此時俱無客心堂可謂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者矣敬其主以及其僕豈人所易能哉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友人內子赴京奴僕甚衆有力者僱騾一奴任烹飪乏力竟步走三千餘里隨行主人不之顧是豈有人心者之所爲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兼得子孫必不淪落卽淪落必不大狼狽余目見呂通政公希周湯通政公日新嘉靖戊戌狀元吏侍茅公瓚三公歿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其或寄食親友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於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相國少師申公少與吳江金生栗岡者同筆硯曾有婚姻之約以塲子不果金生卒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以孫女許金生之孫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躬送孫女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受君子曰念故不遺門楣不計而厚嫁薄聘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丁美浙江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邁誣被逮美度兄悞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迫遣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於死者尤加悼惜焉

以下厚語

廊堊爲按察副司有聲其父家教最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父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窳澤物以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卽封還以書責之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甚高

御史夏公璣字德乾吳縣人世居闔閭城外秀才時父嘗款客夜坐憑牕以觀通市月陰中見一白皙少年醉行父曰何家卽嗜狂藥若此逼邇叩門乃公也父置不言其後登甲榜省親回及赴選父乃戒之以前日事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爲河南道御史時焚黃先塋巡撫牟公親詣塋所奉酒半卮以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重泉之下樂有恩封雖少輟其戒無傷也公竦却先是居鄉不蓋不輿徒步如常人水行必以一葦小舟除謝胙元旦之外無踵公門云

陳簡討繼幼孤母某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得其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盜從步趨整肅如

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簡討
遙望見遽擲盞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
覺動容稱歎卽以上奏旌表焉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貧皆
敦義睦貧者不詔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縷不入
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
爲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已子
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已母也家畜一貓一犬貓爲人所竊
犬取貓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人

江西永新劉侗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湔
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歸道中皎然不涅逮
歸家婦迎門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叩女女言本富族今舉
室莖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
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絕形
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覓婿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尙無
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
侍巾櫛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貳室旣而生二
子長卽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之也

張大化泮西廣德州人少聘管宗正女旣而其女雙瞽管氏父

母謂張宜別娶張翁曰此吾命也矧其女瞽於目不瞽於心
奈何嗜色無行乎遂娶焉卒諧好終身生二子長一鶴任杭
州府於潛縣訓導與余同官一日一鶴夢其母至負之入衙
偶以語余淚靈灑如雨余亦爲之墮淚一時傍觀者不知甚
駭異云

鸞者海鹽孫君白峯之僕也嘉靖癸丑倭夷突至海上孫君
老且憊矣走不能前倭夷迫逐群僕悉走遁鸞泣口孰隨吾
主人棄之去乎相隨扶持竟遇賊縛孫君索其銀加刃於頸
鸞長跪叩頭號泣告賊曰吾主人老而無子且又貧甚如刃
吾主請以身代賊卽加刃於鸞鸞顏色不變賊亦憫其情竟
舍之去孫君名肯堂爲學博以義正家以道迪士待諸僕有
恩是僕慷慨激烈甘心白刃卒與主俱免若士君子變節於
利害之衝者視鸞有愧色已

范信者崑山龔泰家奴也泰貧鬻信夫妻於常州夏雉潭某家
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所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
塗信見故主泣拜於地延至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
至此信心如割懇望容留則吾夫婦不惜傭力報主新主義
而留之信俟農事稍閑卽肩負小販往來村落市賣以取微
利妻則日與新主傭工夜則紡績給故主之養迨久不衰及
死信夫婦痛哭服喪而葬之

至此計心收情懸望容留限再夫歎不辭辭女辨至滌至錢
金計具姑至亦我欲此或至宋贈諒至曰此計姑至今派教
嫂平不戲五齋味泰貧益甚無沓體一日齋縣其後數計亦
某計香嵐山龔泰宋或也泰貧齋計夫妻欲常以真賦職某
味害之衝香賦齋計也曰
恩長對齋齋然甘少白心卒與至身賢若士採于變簡欲
舍之去將替各肯堂為學軒以鏡五宋以並賦士尚齋對計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居鄉第三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某所知比赴聞臬過蘭谿特晉謁焉臨
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
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大老
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
之耶翁曰固然第吾章楓山先師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其
姪朴菴公拯及竹澗潘公希魯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
楓山猶魯有岱嶽遺規巍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

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選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里閭者果何如耶
見聞紀訓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鷄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余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余觀文貞爲此良有本末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
以下先進遺風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尙德恆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此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固知尙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歎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爲諸公鄉道之凡爲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

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晚御史匍伏階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閹人辭曰適聞弔陸尙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迎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

章文懿公懋年未及艾卽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廳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

部尙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止用鷄黍盛以瓦噐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居家客至必留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王文成公守仁養疴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醇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屨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竒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

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沒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鑒之及先生也王與先生父澥曰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勲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先輩自居先生欲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微云

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牛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剗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儆不殊也

董大叅公樸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羅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於公曰公素習我良善望活我公曰汝固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以詩賀汝尙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別作字也其人持詩以見郡

守守覽公詩卽懼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於時如此

王符鄉公汝訓父封公家饒於資足侔素封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資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鑄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鄉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觀其然心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者莫如身至切於身者又莫如心也大人以多財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誚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

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日盡招其族里諭諸夙貧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鄉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燁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君子曰符卿純孝哉顯親至矣余嘗謁徐文貞公階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尙寶君已出二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衾枕啜茶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率真若不覺其爲貴人也又一日公歎余中堂呼余曰臨川我告假一進余

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不出一茶之頃乃卽出口發一友人書作副啟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告門人弟子猶稱告假謹厚異常也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古道如此以

下見聞雜記

友人同胞兄弟不睦第余同年友也一日兄招余飯不邀第遣童子固請余余語之曰上覆大相公不請二相公吾不好來得童子去竟廢邀而罷想其兄覺悟也又一日訪其弟訊曰向來與令兄和氣淡洽否答曰這幾時不通往來倒好余正色諫曰兄誤矣凡弟兄不睦畢竟爲弟罪過居多卽無過古

人更有許多宛轉求和工夫若自以爲是兄讀聖賢書何用年友默默不以余言爲罪卒兄弟相好如初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俱送至大門外公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庚成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容一日施璉川公某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公名詈及二門將至廳事罵尙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汝語若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璉川公歎服之甚

文衡山先生徵明戒子孫曰吾沒若等慎勿爲吾求入鄉賢祠子孫問故曰吳泰伯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

之最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廁其中耶先生不居已
以賢而賢卒爲人所稱其可不重也乎哉

傷尚書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溜
桶出公庭家人語於公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
其址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隣翁生兒
恐乘驢驚之徒行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守墓
者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爲語諸兒家善護兒母驚
之度量寬洪類如此 以下厚語

朱文恪善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
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
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取其值

劉縉楚之崇陽人里中豪有齧閭左人產者縉不平數備之日
間以摘之人豪怒構縉邑令令與豪有媿乃捕縉寘獄榜苦
之三月縉不服釋之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爲豪餌
益課責子業嘗鬻病豕人償之如恆豕縉曰豕實病歸其半
值家人有拾遺釵者縉聞其爲鄰婦遺也亟還之至中年而
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一金減半而糶弗
及者人與穀一斗無責報也環縉而里靡不衣食縉三族無
併日而鬻者子景韶成進士授潮陽令還里母汪安人泣語
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母一切枉入縉呵之曰

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十之汝無昵豪何繇
枉也

王用紹興衛百戶永樂初領海運過島中救破舟者數十人令
登舟其人皆饑久病甚舟人慮爲害難之用仰天自誓願以
身代遂有神語檣燈之異不一日卽達直沽矣

溫處士四川華陽人讀書尙禮隱居不仕業醫以濟人每時有
疫癘輒令家僮負藥以隨日走街巷延門療之不取其直所
全活無算一日有窮鄉之人入門告其妻病甚欲求醫治具
詢其症曰此病非藥百帖不愈聽我則活矣其人乃以銀環
一雙留爲藥費公直受之曰但欲藥卽來毋煩再費也旣而

藥盡百劑果愈其人頓首致謝公乃出銀環還之曰我非貪
此也不受環恐汝不復來病終不愈故以此相繫耳

桑崇班憚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
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
啞乞者乞於虞陽之麓數年矣虞之嶺元武祠在焉三吳之祈
者報者日無慮數百千人而春日爲尤群乞長跪道周乞焉
乃啞乞不能效群乞以呼綴鈴在手搖以代呼而以右手指
其口舉頭搶地目懾唇張梗棘可閱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
錢或至十餘錢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於獲最少者
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群乞間而聽其所前却群乞窘行者多

索錢啞至輒揮以散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其役隨乞隨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神昇以粉丸大如鷄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余嘗偕陳太常山行啞連呼吾二人姓連拜道左棄鈴不搖也余怪而詢之則曰乞胡姓章乙名也梅里人也述所夢甚悉然舌猶木強不可了逾月遇之口吻益清利顧似僮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於乞亦何藉而為善也以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臨之矣母謂天無知小善無益也

禹中子孫樓傳

朱軾南豐人嘗與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與其子

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限滿無償官司鞭撻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依數為納官其人得釋

宋人

方伯吳南溪先生昂澥鹽人先公執友也處心正直制行廉義嘗構一居溪上庭有塚焉其子孫已無立錐矣欲售之先生曰死者之塚猶居者之屋室也吾居於此塚亦何妨於我與其去之孰若令死與生者皆安也卒不售先生兀坐萬卷樓中披覽不倦契悟既深率履尤篤塚纍然在庭弗計也人咸稱先生澤及枯骨時或扁舟訪舊徒步市井混迹漁農間一時驕風悍習為之大變鄉人至今德之

楊文貞士奇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皆病悉勸公出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卒之病不爲害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謂孝况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纂

居官第四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一麟寬仁廉儉出自性成至興廢舉墜真若家事雖造作紛選民宴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數也及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鏐修座船北行鏐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問其費幾何鏐以十兩對不信密喚各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值四兩有餘召鏐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鏐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

其闔正復語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靳此耶公面頰發赤亟喚鏹至仍補銀四兩鏹愈不敢受公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鏹乃受之吁卽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涖政大過於人也

見聞記訓

楊文貞公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卽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至少國疑擔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奏章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

以下先

進遺風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卽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對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誦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云

劉忠宣公大夏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旣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爲職方卽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尙書余子俊悉倚公畫才望燁著時權

璫用事遣兵侍缺欲援之起補尙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造謁且擬助之贄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岡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乃出叅閩藩其恬於進也如此王忠肅公劾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尙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尙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婿每迎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噐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婿竟不調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鎮守遼東某亦循法守禮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帝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皮襖中紉之後還朝太監物故矣求大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母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價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耳慮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價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

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祗候於江滸具餼致慰勲公嘉其誠欵擇受數在以為醢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抒夙恨云乃公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為死家人故為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迹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為平其訟而遣之淮陽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主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如此

豐布政公慶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宮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著於都邑一日行郡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祥曰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公又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亦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饋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

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頰發赤
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筐
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乏茗故拜君惠頃
入內詢之家尙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太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於
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
郵筒中具揭託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卽公移批
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叅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
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庭階概以溫語獎諭諸將
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

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林司寇公俊筮仕刑曹陳白沙獻章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
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芳以秘術進蒙殊眷公上疏請斬繼
曉而黜梁芳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謫姚州判王端
毅在畱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叙復
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
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
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雹果
卽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通毀
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肅皇

在藩即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尙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悫以報
知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旨遂乞歸八疏得允公性簡
儉居官尤廉約不取例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
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旣邁疾上疏預
辭恤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尙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
撰呂柟宜用輔德云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筮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遊鄒立齋以
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於縣公用其價買二
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
去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

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
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瑾被
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瑾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兵部尙書卽
疏歸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
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
則惠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僮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
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
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
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笄首飾數

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唯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其亟持以歸亦不取值矣繇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躋之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堂矣司寇視班行曾不在詢其故公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童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呼使司寇觀今士習又何如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觔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柬相徵招將爲主延欸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我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人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徙倚水際盡歡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遂模之以待同志云唯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尙哉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較士於廬廬人士至今口

其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清亦爲保定守余每過
遇此中士紳輒詢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
郡之名守也嚴之德澤洽吾民肌膚矣若吳公德澤則尤入
吾民心髓也余歎羨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也予
又詢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約之節同仁愛之心同明敏之
才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云何曰吳公爲政未
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史隸卒外之市猾田疇若皆貫
通於吳公之心而更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
此也予爲之慨然歎羨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年同門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
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
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
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惡不能贖掩萬
一况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
何公曰憶予往以差出京繇京泝越寧家繇家自越還朝報
命往來凡幾千里或繇陸而輿所用負載夫役不知若干人
或繇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
眦鶉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值長途溽暑觸
冒炎蒸或遇短景嚴寒侵陵霜雪因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
者何可數也此等罪孽皆繇我作能無惕然乎予聆亦爲之

悚然數日中心識之不忘公儻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受其賜者惜夫

我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先生本於都下凌時未領鄉薦也後數年始入南雍肄業呂爲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謂之呂趨迎曰何以套爲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座凌固辭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使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人一等

以下見聞雜記

項襄毅公忠旣沒子孫多貴顯者說者謂其陰地甚佳故遺蔭至此予謂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地以治民全活衆多則天必佑之此德之常非倖致也公以景泰二年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攜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慎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滿四反公以計誘其愛將楊虎狸爲內應竟擒滿四斬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畿大水勅公巡示公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有大功於朝廷若此其食報於天宜矣

余嘉靖乙未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馬孟河公一龍動
遵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背監規監承及六堂教官作揖先
生坐受諸生走班嚴肅不能識左右生爲何人一日進諸生
於廂房面教曰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尙
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矣爾諸生當及
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真
切者也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堅不可易而民亦
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羽甚衆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朝
旨欲用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候我親往觀其意向若

何公果傳信入其穴麻九列兵仗開轅門以迎呂公不隱忍
直示曰汝罪不赦汝麾下某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
人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守行卽隨太
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
之慘未易言也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
然已白日殺人官府不能制吾師唐一菴先生樞亦單身入
山諭之告以罪大擬死長繫而免其妻子天祥悅服卒論斬
前輩人作用真有不易及者蓋如此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潛
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答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等

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圓機應物類如此
洪武間蘇州太守姚善安陸人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屢請郡賢
咨求治道隱士王賓居陋巷善舍車詣門賓開門延語及賓
報謂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先生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見者歟錢芹者自守甚
高善願見不可得使人先導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
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引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
於學宮也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芹授以戰守制勝之策時
猶未有靖難事今蘇州有三高祠卽王韓錢三公耶

萬歷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國正拜南京國子司業戒行不

佞送之潯上因講師道立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
蓄有關於世道公此行於他尊官迥別不可不思所以自立
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
平涵深以爲然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
爲迂濶不近人情也

夏忠靖公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
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嚙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憇
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
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
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仍與所

核國先生全集 二
盜杯一遺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舊吏汗公金織賜衣懼欲逃
公曰汗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
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
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
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泣感曰
他官無故加捶若此者平生纔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
文書呈押因風墨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館請罪奏云臣不謹墨汚精微
文書上命易之 以下厚語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有兒放紙鳶落公

帽上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勿怖也有婦樓窻瀉水誤濺公
衣從者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謂公太褻公曰吾非好
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薦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間有一
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舟人庸愬以告公如不聞少頃復
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放舟次日一至事
亦泊舟其下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筆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
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必有所
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小差俟公出加以
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卽以少長論之恐非理也卽讓還其人
大慚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

人大恐伏於床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非歟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往文廟行
香偶酒家酒標掛低掣落官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
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曰
爾所居是上司來徃之地今後酒標宜掛得高些徑遣出仍
令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於天性不假修習者



